

重九登崑山

易君左

題紅葉清流御溝，賣黃花人醉歌樓。
天長雁影稀，月落山容瘦，冷清清暮
秋時候；衰柳寒蟬一片愁，誰肯教白
衣送酒？

——元、盧摯：沈醉東風
對青山強整烏紗。歸雁橫秋，倦客思
家。翠袖殷勤，金杯錯落，玉手琵琶。
人老去西風白髮，蝶愁未明日黃花。
回首天涯，一抹斜陽，數點寒鴉。
——元、張可久：折桂令

一支插曲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我們住在上海的十幾位朋友約定在這抗戰勝利後第一個重九佳節，選上海的附近地方登高一次，但從沒有人提議登二十層大廈的摩天樓。我們選定了乘火車去不過一小時即到達的崑山，那裏有一座山，可登高，而且，是明代兩大文人顧亭林和歸有光的故里。登高樓覽，有深切意義。

這年重陽是陽曆十月四日，星期四，入十月以來，天天暢晴。我向朋友說：「滿城風雨近重陽，提防下雨。」郎靜山說：「風雨不過「近」重陽，真正到重陽這一天是不會下雨的。」另外幾個朋友都說：「重陽登高，風雨無阻。」於是

，我們做了些準備工作，只等這天一早就如約到北站乘車。

誰知到重陽前一日，大雨瀟瀟，狂風怒號。落到半晚，我已入夢。忽聽門外敲打甚急，大呼：「五號易君左的電報！」夢中驚醒，下樓啟門，一看是一封急電，心裏早有盤算；此電不外兩處打來，一是施化，一是鎮江。施化是張文白要我到西北去辦文化事業，已經兩次電邀，我因在滬與羅致偉辦和平日報，暫難前往蘭州，業已陳報在案，也許還是要我就去，再電相催，如果是鎮江拍來的呢？則有點可怕。我一家住鎮江，老母七十五高齡，風前之燭，還有一姪傷寒，一定凶多吉少。手拿電稿急急登樓，拆開一看，却沒有譯出來，查英文來處確為鎮江，發電時間為晚九點五十五分，按電時間為深夜近兩點，這一下，把我急着了。不是要緊的事，不會打急電，不會到深夜拍電，憂心如焚，不能自戰。手邊又無電碼本可翻，深夜僕風苦雨，不便亂敲人家的門去借，只得在牀上翻來覆去，幻想愁歎，一夜未曾安眠。

天剛亮，雨停了，然而沉黯的雲堆疊滿天，象徵我的苦悶。西鄰一家借到電碼本，不翻則已，越翻越苦悶。原來是一個鎮江青年朋友為託人帶一張畫給我轉交一個親戚帶回湖南，雖有時間性，但決不必如此緊張，此之謂「熱心過度」。然

而知道是他的來電，便立刻輕鬆了。橫豎不必再睡，清晨七點十分我便坐在北站的廣廳內了。倦眼朦朧，看那來來往往熙熙攘攘的旅客有如人生之一夢，夢中之一景，而我們那些遊侶却一個不見前來，找了多次沒有發現，戲成一打油詞解悶：

到得辰光太早，一片紛紛擾擾；來來往往爲誰忙？利鎖、名韁。重陽有約崑山去，一片風風雨雨；尋尋覓覓在何方？掛肚、牽腸。八點後，陸續來了，最後一個是「郎大爺」（我們這樣向靜山戲呼）。票在他手裏，一一發給我們，急急進站去，靜山仍在外邊等楊紀。九點開的特快車廂已滿坑滿谷，車門緊閉，幸虧汪嘯崖鐵腕英雄，三拳兩掌撐開，讓小姐們先登，魚貫而擠。最後五分鐘靜山才起來，楊紀不見。靜山一上車，大家才發覺他穿着一件絲棉袍，不由哄笑。我們一共十二個半人，大人十二個，小孩一個，避免「十三」不吉之數。頭等車廂突加生力車，頗爲熱鬧，或倚坐，或兀立，惟有一郎大爺「坐的是特別包廂——隨身法寶的照像機。這樣談談笑笑，一小時便到了目的地的崑山。

遊亭林公園。弔抗倭專祠

車上悶熱，下車突冷，此時「絲棉袍」行遲。步行一條長而直的碎石路，過一座橋，即到預

先約好的一家運輸公司稍憩。由嘯崖的崑山友人徐君引導，經過正街，在一叫做夏記的榮館早點。崑山食物，以鴨與蟹出名。匆匆一剪，定下遊程，第一想拜謁顧亭林祠墓。我們的的大畫家許士驥尤焦急。當他聽到崑山城內外並無顧亭林墓，冷了半截腰。他說：「人家法國瑞士爭搶盧梭、莎士比亞、蟹俄、哥德的紀念品，國家奉為瑰寶，絲毫不會損動。偌大一座崑山城，連顧亭林的影子都沒有一點，太傷心了！」原來顧亭林不是崑山縣城人，生長在崑山一個水鄉中的大鎮名西墩。崑墩有顧先賢的衣冠墓。他的有名的那雙鞋子，在崑山淪陷期間送到上海中孚銀行保險箱裏，一直沒有運回。除此以外，崑山城內只有一個公園是紀念顧亭林的，即名亭林公園。

當然，首先到亭林公園。經過的街市，頹垣破瓦，宿草荒煙，淒涼滿目，有幾棟洋樓屋頂已去，有許多院宇門洞已空。崑山為什麼蕭條到這地步呢？問徐君，知道在抗戰初起，崑山為國防前線，敵人侵佔後，破壞更多。於今點點斑斑，一片瘡痍。這幾個月來，我遊過無錫、蘇州、杭州等地，市容都比崑山好。崑山的正街大街，商店冷落，市容都比崑山好。崑山的西北角，閩無人影。沿鐵路一帶水田，地勢低窪，積水甚深，不便種植。較高曠地，晚稻未割。人民衣飾樸素，老嫗亦穿紅褲。

亭林公園在崑山山麓，大門鐵欄，鏽而且毀。園內林木花草，久失修剪，雜然叢茂。紫微一株，淡紅欲泣，見佳賓後，搖曳生姿。園內並無紀念顧先賢石刻，僅鐵欄上有銅鑄四字：亭林公園。

我緬懷遺徵，高歌一章：

丙戌重九登高崑山懷顧亭林

天下興亡匹夫責，片言可為萬世則。四百年來此一人，經濟文章並氣節。
崑山產一顧亭林，山為之高海為深，旌旗為

之壯顏色，魚龍為之動浮沉。大星獨燭偶然耳，況以一身齊家英，芒鞋寒履寄遺棺，宿草萑墩迷故里。國於天地撲學舉，研求利病真理宏，沿沿今日何所生？覬謀剽竊探時風，片簪蕭蕭，淒涼唯有公園樹。千古傷今總黯然，真鴻不感六朝煙，誰憐樵翠橋邊客，重九登高望大賢。士驥訪古興感，拉我到園內遠遠的一座破廟去，上書「崇功祠」，祠內有石碑二，記明嘉靖間大學士顧鼎臣抗倭衛鄉史蹟。這一座祠也應該修理，為何如此荒蕪？我有一詩憑吊！

訪明大學士顧鼎臣祠

百戰名區成廢壘，一朝遺蹟剩荒祠。抗倭畢竟千秋業，千古長留九日思。山以鬱青藏翠玉，人能胸赤照丹墀。摩娑斷碣西風裏，想見城頭奮大旗。忽然又發現一座更空更破爛的廟，兩三個穿得破破爛爛的病兵坐在那裏，空無一物。一問，知是城隍廟舊址，我們頭也不回地走出來了。

落帽風

然後開始登高，上崑山，最可紀念的是一陣落帽風。這時，郊原冷冷，樹梢高風，響成一片。徐君熱忱引導，正在指劃，忽然呢帽飛上半空，一個急轉，奔去幾丈遠，落在草地；徐君急跑直追，只見那帽子溜溜地滾，溜溜地轉，總是追不到，趕不上，穿過一個大球場，好容易才把帽子按住，像捉一隻脫兔，大家全笑了。當日孟嘉龍山落帽，傳為美談，總還趕不上這次徐君崑山落帽的別開生面。

循山徑上去，兩旁鮮紅野百合花，開得茂盛。剛及一半，看見石間雜亂的鐵絲網，一個中年和尚從山旁一座小廟裏出來，說：「上面不能

去，有警戒。」我問：「警戒什麼？」和尚答：「一防土匪。」我們二人便多數主張不必再登了，尤其是小姐們鞋高衣單，停止前進，惟有汪嘯崖一馬當先，拍着胸脯說：「什麼事，我去擋！」我響應他。熱心訪古的許大畫師奮勇躍上，西裝打扮的吳滄女士熱烈追隨，於是我們四人便一口氣爬上了山頂，其餘伴侶則留在小廟裏休息。到達山巔，四顧蒼茫，孤峯矗立，紅霞沉醉；古樹搖風，秋山翠霧；東南平蕪，盡收眼底。却林木掩翳，想必有部隊駐防。寶塔對面，有一龐大建築物，初疑碉堡，趨前一看，乃是江蘇建設廳所築的氣候測量所，有沈百先題字，僅存一個空殼。

青史留芳（重九登高崑山感懷）

舊是江南安樂土，如何恁地荒涼？似聞抗敵衝前方，受盡災殃磨難；更窮腫腫塵染，燒、殺、搶，七八年懷慘慘，歷盡滄桑。剩幾處斷塔頹牆？剩幾行衰柳垂楊？對冷清清一片斜陽，繁華春夢一場。又值清秋時節，風風雨雨度重陽。一代儒宗徐宿草，文章瀟灑堪傷；黃墩古塚咽寒蟬，孤靈殘存官道旁，費思量，照來攘往，問何人掛在心頭上？登高望遠無窮感；插茱萸，簪絳煙一線兒衝霄漢；醉黃花，瘦西風一柄兒株蕪拋。題糕落帽雨茫茫，懷鄉總斷腸。男兒要爭青史永留芳，休悵愴……

丙戌重九登高崑山

白楊紅葉兩蕭蕭，重九登高意興豪。一代大賢餘宿草，萬家秋色落荒郊。蒼涼孤塔峯頭立，浩蕩天風嶺外長。十二三人影裏，滿腔詩思怒如潮。